

周同宾 著

乡间的小路

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周同宾 著

乡间的小路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乡间的小路

周同宾 著

责任编辑 湖 涌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河南省新乡市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960 毫米 32开本 6.375 印张 106 千字

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3,100册

统一书号 10385·111 定价1.15元

目 录

满庭芳	1
雪霁	6
市声	12
雨丝	19
醉花荫	27
晨兴	34
浪花渡	40
楝花时节	46
乡间的小路	53
迟桂花	61
背影	67
访梅小记	73
铃铛	79
看云	83
崂山雨	90
乡桥志	96
竹之忆	107
暮投三家村	114

雨	119
游丝	127
神曲	134
村歌	142
乔木三章	151
马蹄塘纪事	158
天籁	170
瓦盆	175
铁轱辘轱轳事	181
荷花飘香的时候	185
端阳·七夕·中秋	190
跋	196

满庭芳

房东的庭院很大，四堵黄土打成的矮墙，围了半亩地。墙头，长着蝎子草、仙人掌；墙面，布满青苔。院中，种满花草，姹紫嫣红开遍，可我认识的，仅牡丹、芍药等几种花。

这环境，十分清幽。白天，房东大伯和他的大儿子蒙子，总在责任田里忙，他的老生子小坠儿，吃罢饭嘴一抹就上学去了。满院馨香，满目芳菲，总属于我一人。我坐院里读书，常感心清气爽；我坐窗前写作，总觉文思泉涌。从地里回来，大伯照例钻厨房做饭，蒙子照例在花间伺弄。小坠儿做完作业，常到我住的厢房看我带来的杂志上的画儿，或者给我讲他家的轶闻轶事。清晨或傍晚，我也常在花径上信步盘桓，看蝴蝶把长长的嘴巴伸进带露的花蕊儿，蜜蜂腿上带着金黄的花粉飞去又飞来。

夜里，似乎花香更浓，我总带着几分醉意入睡，连梦境也常常香气氤氲。我喜欢这个庭院，我庆幸有缘住在这里。

那是四月的一个云淡风轻的中午。蒙子正在牡丹花下松土，除草。我踏着满径落红，去向他请教那些花卉的名称。他如数家珍，一五一十地介绍了十几种花草的栽培知识，药用效能——原来，他种的都是中草药，不仅可供观赏，还有经济价值。去年，仅丹皮、白芍就卖了近千元。小伙子肚里装东西真多，说起牡丹，一口气介绍了十几个品种，并说那些魏紫、姚黄之类的名花，不仅花朵雍容华贵，而且丹皮产量很高。

正说着，小坠儿跑来了，高兴得小脸儿笑成了牡丹花，到我面前，报喜似地说：“叔叔，俺爹说了，豆花姐今儿要回来了。”说罢，把脸对着蒙子：“哼，你还对我保密哩，知道你心里是咋想的。嘻嘻！”蒙子嗔怪地举起拳头：“再多话，小心屁股蛋子！”小坠儿脖儿一缩，钻进芍药丛中，落了一头绛紫色的花瓣；又一回头，朝蒙子做个鬼脸儿，弯着腰跑了……

由小坠儿说的消息，我想起前天花圃中的一幕。蒙子正对着满园繁花凝神沉思，小坠儿拿去了一封信。蒙子急切地拆开。

“哥，信上说的啥？”

“你豆花姐快回来了。”

“四、五张信纸就这一句话？”

“她还问这牡丹开花没有。”

“还有哩。”

“有啥？”

“她说，她想你啦。嘻嘻嘻……”

“你这坏东西！”哥哥要打弟弟，小家伙小兔儿似地跑了。

我知道，豆花是大队卫生所的医生。我来时，牡丹枝上刚绽出青尖尖儿，芍药圃里，刚拱出紫芽芽儿，春天刚捎来消息，她已经上县学习去了。但她和蒙子相好的事儿，小坠儿给我讲了许多。

傍晚，满天火烧云，天地间一片柠檬色，连归鸟的翅膀尖儿也烧红了。牡丹更鲜，芍药更艳，金银花也染上了胭脂红。那些蝴蝶、蜜蜂们，似乎更珍惜这黄昏的美好时光，在花丛中急急地飞舞着，起落着。我正坐在窗前欣赏院中的好景致，突然，两只喜鹊欢快地喳喳叫着，从大门前的柳树上飞起，在院子上空绕个旋儿，落在房脊上。柳丝掩映下的大门开了，蒙子和一个姑娘一块儿进了院，随即走进枝叶扶疏的花圃。那姑娘，清秀，文静，脸儿不白，却很好看，而且总带着浅浅的笑意。她，显然是豆花。小伙子喜形于色，不时指着那些鲜花茂草，话象一个扯不到头儿的线蛋子。姑娘看看小伙子，

看看花草，不时轻轻颌首。她，似乎只会用眼睛说话，只会用一颗心、两只眼表达深长的相思。他们说的全是那些花啦，草啦，莫非他们的一腔痴情都早已付予红花碧草了！

小坠儿唱着跳着进了院，看见了花丛中的一对儿，先是调皮地叫了声“哥哥——”，接着对着蒙子挤挤眼，用伸得长长的下嘴片儿指指豆花。那意思是：看，我说她今儿回来，今儿真的回来了吧？蒙子又举起了拳头，小坠儿嘎嘎笑着跑了过去……

晚饭后，月上柳梢头，牡丹更娇媚，芍药更娴雅，就连那些水灵灵的绿叶，也变得翡翠似的可爱。馥郁的花香，直往鼻孔里钻。漫步在花丛中，我仿佛觉着这世界上只有芬芳，醇美！

忽然，小坠儿在堂屋尖着嗓子叫道：“叔叔，快来看哟，豆花姐画的画儿多好啊！”

窗前灯下，豆花正伏案挥毫。白纸上，一朵水色未干的牡丹，桃红色的花瓣儿，桔黄色的花芯儿，娇妍，富丽。这姑娘，我只听说是一个乡亲们信得过的医生，不知道还擅丹青。蒙子挨近豆花指点着，小坠儿立着脚趴在桌边，看得眼睛顾不上眨。这场面本身，不就是一幅画吗？桌上，同样大小的画儿，迭一摞子。小坠儿指着对我说：“叔叔，你看！”我翻开，一张一张品赏。嗨，这简直是群芳谱！象青瓷古瓶似的白中泛绿的栀子花，象黄铜古钱似的

金灿灿的野菊花，无数朵小紫花儿挤在一根梗儿上的夏枯草，长满玛瑙似的小红果儿的枸杞子……皆写真传神，美不胜收。冷不防，小坠儿指着一幅凤仙花叫道：“看，这两朵花长在一起了！”是的，这是并蒂花，一朵深红，一朵粉白，紧紧挨着，象一对儿联翩飞舞的彩蝶儿。小坠儿把这幅画拿到手里，端详着说：“我要这一张，贴我床头看。”蒙子斜他一眼，拿回画，正经地说：“不行，这有用处。”原来，他们并不只是在画画儿，是要编一本《药用植物图录》。就在这凤仙花的旁边，有几行工整的楷书字：“凤仙花： 别名指甲草、小桃红。味辛，性温。功能：消积，活血……”

我回到厢房，拿起笔，可总静不下心。阵阵花香袭来。我久久地看着那朗月下的花圃，那牡丹，或者芍药，许兴又开了一朵？堂屋东窗上，依旧映着两个人影，两个青年人仍在画画儿。我忽然想到，他们不也在用充满活力的彩笔描绘着生活吗？



雪 霁

夜来满枕风声。平明睡醒，我立即被窗外射进的青光刺花了眼，啊；下雪了！穿着衣服，我想，在这偏僻的山区住下以来，我看过它的遍坡茂草野花，它的一川佳木繁荫，它的满山经霜红叶，看过它的艳丽的朝霞，迷濛的暮霭，它的山腰偎依的轻纱似的烟雾，雨后暴发的猛兽般的山洪，可唯独没有看过它的雪景。

我急急走到窗前，拭去凝结在玻璃上的几何图形样的冰凌花，闯入眼帘儿的首先是一片闪光的洁白色。北风，象无数条飞旋的无形的鞭子，抽得白蝴蝶儿似的雪片，漫天疾飞。窗外那片驳然杂陈的峭石，在白雪覆盖下，不见了昔日的嶙峋，而变得白胖白胖的，有着圆柔的弧线。石丛旁背风处那片竹林，成簇的碧叶间，落满了积雪，一团儿挨一团儿，宛

如盛开的绣球花。竹林前边那树红梅，成了琼枝玉柯；一夜严寒，催开了枝头的花苞儿。不远处那片幼松，棵棵都戴雪冠，披银甲，狂风摇撼着，发出吱吱的响声。松林后面的那个山包儿，蒙上皑皑白雪，看去没有一丝尘杂。再远处，便是峰峦嵯峨的群山，它的重嶂叠嶂都披上了巨幅缟素。近一点儿的山头，象一面洁白的影壁，闪着光；远点儿的，呈乳白色，象涂了一层锌粉；再远点儿的，呈银灰色，若隐若现于铅灰色的天幕之中……啊，这山乡的情调确实变了味儿。

我正在饶有兴味儿地品赏着眼前这幅群山风雪图，蓦地，看见了那一座座雄踞于山巅的铁塔似的钢架，和钢架上凌空撑起的三道从云天之外引来、逶迤于苍茫雪海之中的高压输电线，看见了山坡上那刚刚竣工落成的变电站的红砖围墙。我立即想到，昨天公社通知，县里派来的安装队已经到了公社，今天就要来安装变压设备。那些堆放在变电站屋里、院里的奇形怪状的东西，山村的老老少少已经参观过很多遍了；只等一安装，就可以用电了。电钢磨、碾米机将代替驴拉的石磨、人捣的石碓；抽水机的引吭高歌将代替水车的叮咚和水桶的吱哼；山乡四季多变的景致将增添新的色彩，新的内容；山乡动人心弦的音乐，除去山雀的啁啾，山泉的琤琮，将增添高音喇叭的欢唱和各种机器的轰鸣……看着从天

际架来的高压线，看着那建设中的变电站，想着通电以后山乡的生活，山里人心里啊，都是甜甜的，痒痒的。可是，扳着指头数日子，盼啊盼啊，终于盼到了今天，可今天却偏偏下了大雪！安装队还能按时来吗？

我已无心赏雪，闷闷地坐在窗前。两朵六角形的雪花儿不知从什么地方钻进屋来，在空中打个旋儿，落到桌上悄悄融化了。嘻，这场雪，为什么不提前几天，抑或推后几天来到？

我住这间屋，是队里的会议室。只要我在，一天到晚人不断。这时候，我渴望快有人来告诉我安装队的消息。突然，门被推开，红颜白须的栎老头儿，带两肩风雪，携一身热气，闯进屋来，还没掸掉身上的积雪，他先说话了：“老邬同志，安装队今儿还来吧？”说罢，眼巴巴地望着我。怎么回答呢？有顷，老头儿透过玻璃窗，望着云遮雾障的远山的尽头，兀自沉吟道：“是要来的，没有打电话说不来。如今，政府说话算数……”这老头儿啊，盼电盼得几乎着了迷。难怪啊，他在旧社会活了三十度寒暑，只能夜点松枝照明；他在新社会过了三十年光景，一盏玻璃瓶儿做的煤油灯一直用到现在。在松明的瑟缩中，在灯焰的迷离里，老是听着山风的狂啸，饿狼的长嚎，老是讲着山乡所独有的有关老虎、豹子的稀奇古怪的传闻，和闪耀着迷人色彩

的神话故事。直到不久前，他托人从县城买回了电灯、电线，只等变电站建成……按他的分析，安装队今天一定能来，老人等到时候了。猛地，老头儿脸上浮起一丝阴云，随即叹口气：“来不了啦，大雪一下，野牛坡、鲇鱼涧不好过，就是安装队要来，公社也不让他们来啊！”老人分析得仍然有理。听他说罢，我望着一片皆白的千崖万壑，在心里埋怨着这场风雪。这时候，杠二奶奶拄着拐杖来了，人没进门，声音先到：“老邬同志哎，安装队今儿还来吗？”我仍然没法回答，说能来吧，十分没把握；说不能来吧，要扫她的兴致。老奶奶一坐下，就完没了地骂不知早晚的老天爷。杠二奶奶年轻时候是童养媳，抱着磨杠、绕着磨道里的圆圈儿，走完了她的青春岁月。解放后，逐渐儿孙成群，但年轻人都不愿去磨面，只有她，年复一年，在磨房里听着石磨、驴蹄儿和筛面罗合奏的那支古老的乐曲。磨道里只有十几步路，她却走了整整六十年！自打听说有电磨、电碾那些稀罕物儿，她就盼着通电；老人早等急了啊！老奶奶的絮叨还没有结束，随着一片兴高彩烈的说笑声，涌进一群小伙子，拍打着身上的雪花，几乎是齐声问道：“老邬同志，安装队今天还来吗？”说罢都眨着眼睛急切地看着我，好象我这个县里来的干部只要说声“能来”，安装队就一定得来似的。我不能不表态了：“按说是要

来的；不过，那野牛坡、鲇鱼洞……”小伙子们立即分成两派，一派确信一定要来，一派惋惜今天来不了；他们各有理由。这些年轻人啊，连做梦都在想着通电后当机器手哩，他们甚至暗暗分配了各自的工作：谁开抽水机、谁开粉碎机、切脱机……他们早等得手痒了！小伙子们正吵得山响，大队通讯员鼻子、嘴里呼着白气儿跑来了：“来电话了，安装队已经出发罗！”顿时，小青年们高兴得象热锅里炒的豆儿，又是蹦，又是叫。杠二奶奶连连念颂安装队“好德行”，栎老头儿一再称赞政府“讲信用”。不知是哪个小伙儿用高八度的嗓门叫了声：

“走，咱们去接他们！”随即，小伙子们象一群小马驹窜出了我的住室，飞上了冰雪覆盖的盘山道。

屋里只剩下我和两位老人。我打开窗子，我们三个都站在窗前，看着那巍巍群山，茫茫雪海，看着青年人登上了曲屈盘绕的雪路云程。风小了，松林梢头的响声象按的风琴的低音键；雪也似乎停了，只有六、七片在慢悠悠地向下落着。远远近近的山头越来越清晰，那么白，那么圆，一个一个簇拥着，酷似刚刚揭开锅盖儿的白面馒头。我们正看着，几乎是同时，一个个山头的东坡倏地亮了，发出金灿灿的闪光，山坡的松林也露出翠色——太阳出来了！我看见山路上的青年们都脱掉了棉衣，露出了五颜六色的毛衣、绒衣，山坡上，好象忽地绽开了一朵

朵红的梅花儿，黄的菊花儿，蓝的兰花儿。群山雪霁，红妆素裹，确象一幅宏伟壮丽的画，又象一首大气磅礴的诗。我正陶醉于诗情画意之中，猛听栲老头儿腾地一声把拳头砸在桌面上：“不好！太阳一晒，雪路不好走，指望这些毛孩子能行？我去！”说罢，老羊皮大褂儿一脱，腰里战带一紧，迈着腾腾响的步子出门了。我一看，可不是，门前，竹林上的雪花疙瘩正往下掉，梅枝上的雪水正往下流，房檐下已经挂起明朗朗的冰琉璃儿。

看着栲老头儿颤巍巍地上了盘山道，杠二奶奶感叹道：“嗨，电还没来，人人身上都象通了电一样有劲啊！”从没用过电，只知道电是力大无穷的老太太，当然只能这样说了。而我则以为，电线虽然还没有扯进千家万户，而山里人心里啊，都象已经点亮了一盏明灯……

朝阳下，漫山遍野都闪烁着金光，青松更葱郁，绿竹更翠碧，红梅更娇妍。这山乡雪后的景物啊，我真为之倾倒了！



市 声

儿时家贫，寄居小镇上的外祖母家。那镇子，很古老。前清光绪三十年的《县志》说它：“南船北马，总集百货，尤多秦晋盐茶大贾。乾嘉时号为繁富。”我懂事时，已不复有北来的商旅和南去的舟楫，但到处可见当年的遗迹。镇中心，山西、陕西二省客商修建的山陕会馆依然巍峨，据说是比着北京城里的金銮殿造的。牛轭形的河岸上，有半里长的埠头，青石的台阶，上百层，直铺到水边；可以想见当年檣桅如林、商贾如云的繁华景象。它的窄小的街道，整齐的店铺，各种各样的作坊，依然古色古香。我曾走过它的七十二道街，好奇地去看油匠打油，桶匠箍桶，竹匠编筐，织匠织布袋，铁匠锻菜刀，锡匠铸锡壶，点心师傅用模子做“十样锦”糕点，挂面铺的伙计把挂面条儿拉得又细又